



舟山论坛APP



东福山岛

风与雾的彼端，石头在说话

□阿苏/文 胡颖 九重葛/摄

东极极东，是东福山岛，再往东便是无边无际的太平洋。也许是岛听起来过分孤独，舟山人便刻意忽略了其岛的名称，称其为东福山。连接起这座海岛与外界的，是每日从庙子湖出发的渡轮——带着物资、故人、游客，航向大洋深处。



风之岛，海之民

第一次去东福山，最令小明感到震撼的一幕是“开船一个小时候左右，海水逐渐由黄变蓝”，渡轮在碧蓝的海面劈出一拨接一拨白色浪花，直至见到远处礁石上伫立着“东海第一哨”的白色灯塔，它指引着渡轮缓缓向前，停泊在东福山的码头边。这是一座山石垒起的岛，终年不息的风送来了一批批登岛人：起初是摇着橹、寻找新居地的温州人和宁波人，他们从沈家门出发，一路寻至这座小岛，丰富的海洋资源让他们决定在此落脚，用山石及泥土来筑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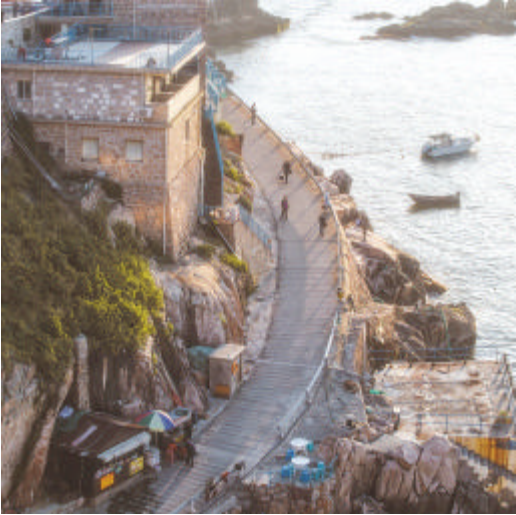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“小岛迁大岛建”政策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东福山上的人纷纷迁往生活更便捷的沈家门，年轻人几乎都到岛外读书、就业。如今，东福山上常住居民约90人，60岁以上老者居多，他们偶尔在岛周围捕些鱼虾，闲暇度日。

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缕曙光，让陌生的年轻面孔再次出现在东福山，他们多是年轻的背包客，或沿着石条简单铺出的曲折小道徒步，或搭起帐篷，钓鱼、探险、等待日出。还有背着画板，在海岛各处写生的学生。渐渐地，岛上的渔家客栈、青旅和民宿也多了起来。

《后会无期》上映后，更多游客慕名而来，小明便是其中之一，他说：“那时正好回舟山准备毕业考试，也不急着找工作，决定先到附近玩玩，东福山就是第一站。”岛上的一切都令小明感到神秘且惊喜，他在岛上的塔塔青年旅舍做了一个月义工后，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，恰巧旅舍其中一位合伙人准备退出，他和另一位名叫微微的女孩成了塔塔青年旅舍新的合伙人。“我们俩跟店长大胖属于较早一批到岛上开青旅，直到现在还留在这里的年轻人，到如今也有八年了。”

除了小明这样的外来者，东福山上还有一些民宿由本地人经营。阮子峰出生在这里，从初中、高中直至大学都在岛外求学，2012年，他完成学业后回到东福山，在从小长大的大岙村开了一间民宿，彼时，岛上已经有16家民宿。“当初住民宿更像是到渔民家里做客，住宿条件就一张床，一块隔断木板，床边有电扇，当然也有灯具。”

早期，东福山主要依靠柴油机发电，功率不足，就算民宿内安装了空调，基本也不会开。“一旦开了，就很容易跳闸，全岛会因此停电，后来从沈家门修建了一条海底电缆过来，用电才没有这么紧张。”小明说，初期生活上的不便，让他掌握了丰富的生活技能，他也见证了岛上基础设施逐渐完善，“从前岛上用的淡水多从岛外运进来，客人太多的话水也不够用，现在新修了水库。这些改变对当地人和游客来说都是好事。”



雾之岛，寻仙踪

东福山面积仅2.95平方公里，环岛走上一圈是多花三四个小时，这是享受孤独的恰当时长——暂时远离人群，在海风的拥簇下，在山石、岛礁与飞鸟的注视下，让自己以一个平凡生灵的姿态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这份刚刚好的孤独感，恰恰是都市人所需要的——它不会重到将人压垮，而是轻盈地落下，化作一份自省与观照。

对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来说，东福山满足了他们对原始的想像。就像隔海远眺时，笼罩在东福山四周的海雾，让人觉得这是一座遗世独立的海上仙山。但对身处其中的岛民而言，这里则毫无神秘可言，不过他们依然乐意向外来者讲述那些如海雾般笼罩在东福山四周、缥缈如梦的诸多传说。

东福山顶峰的白云宫里，除了观音堂和龙王宫，还有一个白云庵，里面供奉着一位白云娘娘：据说白云娘娘原是一条白蛇，一开始在普陀山修炼，后来观音菩萨欲在普陀山设立道场，白蛇与之斗法失败后，转而来到东福山上的葫芦洞继续修炼。岛上植被稀少，每当烈日暴晒，白蛇觉得干渴难耐，观音菩萨特意在洞口插上一朵白云，无论风雨都吹不走，让它得以安心修炼。



石之岛，问前路

东福山的石头比人多，大自然鬼斧神工所造就的景观，塑造了东福山壮丽的地貌，岛上一处花岗岩崖壁上，大小不一的圆形素白石块散落山间，如同一条石头组成的瀑布，当地人称为“陨石瀑布”。

除却这些嶙峋怪石，更多石头被广泛运用于当地人的生活：将坚硬的花岗岩凿开，制成用于铺设环岛道路的石阶，修建观景的石栈道、石亭，此外有石井、石晒场、石墙，小明还曾在山顶某处草丛里，发现了一副石头砌成的棺材。若论及东福山人对石头的运用最淋漓尽致致的表现，无疑是那一栋栋依山而建的石屋。

“大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当地人还是用碎石和泥土合垒成小屋，七十年代以后，一批来自温岭的石匠到了岛上，开始将岛上的山石加工成平整的石条，用来做房梁；加工成方方正正的石头，用来替代红砖，就这样盖出了东福山特色的石屋。”阮子峰说。

从前在东福山，盖一栋石屋算得上一个大工程。用于筑屋的石条通常重达500多公斤，单单依靠一户人家的力量是无法承担的。因此每当一户人家要盖房，几乎全村的人都会去帮忙。在阮子峰记忆中，石匠师傅用非常传统的工具去凿眼，“俗称打眼，就是拉一根线，在岩石两端固定好，要是是一个形状不太正的石头，打眼就更费力。打好之后，用刀去凿，把石头弄得方方正正的，坚固且美观。”

那些石匠师傅因此定居东福山，筑起一栋栋错落有致的石屋，让岛民安然度过无数的台风季。石屋的石缝里，石屋后的植被中，悄然长出的爬藤植物，则为连片浅灰色的石屋群增添了色彩，生动而鲜活起来。然而时代变迁，加之岛民陆续搬出，如今东福山上没有人再盖新的石屋，阮子峰说，至今还生活在岛上的几位石匠能接到的活儿就是刻字了，“比如白云宫和其他景点里的一些字，就是这些师傅刻的。”

没落的石匠行当与村民尽数迁出的大树湾石屋群，是东福山曾经兴盛一时的石屋时代的见证，而今入选历史文化古村落，变成游客在东福山必打卡的景点之一。置身于这个过分安静的“石头王国”中，想像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与热闹，而今耳畔仅有呼呼作响的海风。

2019年，普陀区本着“随旧、复古、复新”的原则，以石屋为载体开始挖掘大树湾自然村落的历史人文资源，思考大树湾乃至整个东福山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对小明而言，东福山最吸引他的，是自然神秘的风光以及宁静的生活氛围，随着旅游开发，改变不可避免，如何在保留东福山“原始感”的同时，让当地人的生活得到保障乃至提升，小明觉得，需要更加谨慎地考量。

选自《岛与》“小岛你好”特刊

